

困學紀聞注

15
495
10



困學紀聞注卷十五

新刻
有物那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正叛兵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為常極於五季君如逆旅民墜塗炭我藝祖宋太祖廟號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為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為縣令以去鎮將

支
40
10

明12 5
495
10

困學紀聞

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

手之官於是驗矣元所案張舜民畫邊錄曰階級條太祖制也若

之也 演繁露續集一階級法本文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至今樞司以匪藏

聖語故著諸令今長編則遂於真宗時登載案司馬光嘉祐七年上疏論禮

法曰太祖申明軍法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則其制

不起真宗時悉長編不審也 長編載於真宗景德元年四月 通鑑唐紀

肅宗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表求誅李光弼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

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李懷玉為裨將殺元

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司馬公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

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

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

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

主帥亦不治其罪因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子奪皆不出于上

而出于下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由是禍亂繼

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

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

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 唐書肅宗紀乾元二年袁州防禦將康楚元

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 王氏地理通釋呂氏曰藝祖肇造區夏監觀四

方求民之莫藩方強大犬牙相錯異姓封王及帶將印者不下數十人雖用

趙普之謀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歛威福之柄歸之公上而舉是大柄付之縉

高宗紹興三年正月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案此用張釋之語見史記本傳高柔

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

筆况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

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見左傳莊公十年

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

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

此座右永以為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何云此詔乃南渡偏

安之本○元所案三國志魏高柔傳柔字文惠明帝即位時獵法甚峻宜陽

典農劉龜竊於苑中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

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龜獵吾禁地便當拷掠何復請告者名吾豈妄收耶

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帝意悟乃下

京名即還奏各當其罪 北史游明根傳子肇字伯始為廷尉時宣武嘗敕

崔伯易感山賦

閣按亡友顧景范以通鑑地理通釋載感山賦來問崔人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宣付史館賦全載宋文鑑卷之六以伯易為其名感山賦原名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故改曲轅先生作見

孫公談圃以皇祐仁宗二十九年改元皇祐之版書較景德真宗七年改元景德之

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

斛會計有錄非以增賦也陳君舉赴桂陽軍擬奏疏云自

建隆太祖初元年號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

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

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閣按有天

藏富於民次之藏富於州縣至藏富於國斯下矣宋祖宗時可謂得中策○元圻案孫君孚談圃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思改作感山賦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韓魏公薦其文神廟授伯易穎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葉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七云自與敵通和

大行皆為禁山坐失地利故此賦感之續通鑑長編二百二十六神宗熙寧四年九月光祿寺丞崔公度為崇文院校書公度再除彰德府推官國子侍官屬豈宜北面拜伏如見君之禮自是罷上嘉其節復召對命以館職

真文忠公

嘉定四年兼禮部郎上疏

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

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

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

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元圻案疏見文忠集卷三

袁機仲

由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對

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

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

主勢强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

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

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其為蔽蒙以掩其姦劉時可

應起

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

案名臣言行錄呂蒙正為相夾袋有冊謁見者必問

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

人才客去即疏之以奏晉書傳休爽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憚伏臺閣生風

言之也開慶初

閣按理宗在位三十五年已未改元

邊事孔棘御史有疏

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

閣按度宗初即位乙丑改元

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

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

勿用儉人其惟端士

閣按機仲名樞建安人即作通鑑紀事本末者君疇名天錫晉江人以侍御史召在道為監察御史張桂劾罷後官端明殿學士諡文毅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

民大悅者也

元圻案宋史太祖紀次陳橋驛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即掖太祖乘馬太祖

攬轡誓諸將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之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諸將皆再拜

周益公 跋范太史藏帖 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

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

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

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修長編時未見

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

閣按李仁父長編用力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開人猶見全書天啓中錢牧齋只於內閣鈔卷初五大本終雪樓災遽歸天上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眾以續此編者余亟搖手以戒主人笑以為知言云 李壽傳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今卷數正合 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太祖乾德二年先是宰相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焉范質等自以先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聖旨而同列署名以志之嘗言於上曰如此則正稟承之方免妄談之失矣上從之

後遂為定式蓋自質等始也 宋史范質傳云由是奏御寔多始廢坐論之
禮蓋從王沂公筆錄 王定國聞見近錄曰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
皇帝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
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四續通鑑長編
者李文簡壽所修也其書傲司馬氏通鑑為之然文簡謙不敢名續通鑑故
但謂之續長編自建隆至靖康凡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 四庫全書
總目史部編年類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宋李燾撰 本朝康熙初
崑山徐乾學始獲其本於泰興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嘗具疏進之於朝然
所載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後仍屬闕如檢永樂大典宋字韻中備錄
斯編以與徐氏本相較其前五朝雖大槩相合而分注考異往往加詳至熙
寧迄元符三十餘年事迹徐氏所闕而朱熹尊以為失傳者今皆粲然具存
惟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為可惜又子部小說
家類王文正筆錄一卷宋王曾撰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封沂國公諡文正
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記皆太祖太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
會練習掌故所言多確鑿有據故李燾長編往往全採其文又甲申稊記一
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稊錄一卷宋王鞏撰鞏字定國自號青虛先生莘縣
人旦之孫素之子所記皆東都舊聞甲申者徽宗崇寧三年也 周輝清波
雜志六向於呂申公之後大虬家得曾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時屬淮上月
兵擾擾不暇錄歸之後未見有此書 李心傳字微之井研人宋史入儒林
傳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

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

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集證晁說之元符三年應詔封事曰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
為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歲有當役則
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於民者固
已悉矣又復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
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徵尚多有司且難
於條對也○元圻案宋史食貨志一建炎五年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
三篇謂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 本傳勳賀州人 李心傳朝野雜
記甲集十五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矣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
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
正催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
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今布縷之征有稅米有義倉
四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
有和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
用其十矣 陳君舉因輪對言曰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
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
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於元豐經制起於宜和總制月椿起於
關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宜和總制月椿起於
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

於權貨務秋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扣配贓罰而民困極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

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始有天意閣按王

從祀欲進仲淹而黜修蓋原知其以濮議祀非以功同昌黎○元圻案陳止齋溫州學田記曰宋與士大夫之學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陷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晉魏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云云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崇宗

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何云丁寇之相惡止

於南人北人分朋報復不可獨以寇公爲是也平心錄其實斯得之矣全二寇公誠有祖北之病然其與丁謂牴牾則君子小人之是非較矣何說謬元圻案晁氏讀書後志史類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王珪等撰元豐五年六月奏御比之實錄事跡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

言宋史蒲宗孟傳帝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又稱宗孟附呂惠卿而非司馬光則其是非之變亂可知矣後漢書蔡邕傳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

紹興閣按高宗在位五年辛亥改元重脩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

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

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疎略鶴山謂

小人爲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遏絕之自唐許

李至近世莫不然元圻案魏鶴山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棡等事

若此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在柄臣則未有不憚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率閱歲歷時而後其事寢自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爲羣小所泯汨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詆媚謾調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其實昉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修泰陵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疎略小

人終日為不善皇恤乎人言惟於傳世治後之書則必求以過絕而竄移之云云 書錄解題起居注類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監修趙鼎史官范冲等重脩紹興四年二月思陵嘗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史錄事多失實當別修定范祖禹之子冲已有詔命可趣來令兼史職頃歲昭慈誕辰宮中置酒從容語及前朝事曰吾逮事宣仁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姦臣私憤誣謗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欲降一詔具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脩史之本意於是聖語繫之哲錄之末錢氏大昕曰元祐八年呂大防范純仁在相位其明年改元紹聖而章惇獨相矣自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宰相秦檜也

李常寧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

日壞之而有餘 原注元祐中對策○案蔣芾嘗舉此四語以告孝宗孝宗以為名言 劉行簡曰

天下之治眾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

餘 原注紹興中奏疏 皆至論也 元圻案林少穎尚書伊訓解曰本朝元豐中

大社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敗之而有餘某嘗三復斯言以為得伊尹所以訓太甲之意雖晁董公孫之策皆不及也案秦少游李狀元墓誌曰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士而虞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紹於斯時年踰知命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以疾卒與

王氏原注合林氏以為元豐對策誤也 劉行簡語乃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與第一卷所引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云云同一疏陳振孫稱其居瑣闥僅百餘日忤秦檜罷去著非有齋類彙五十卷今本作著溪集五十五卷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

郊禮真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

郊為定制 元圻案玉海九十三呂源曰三歲之郊非祖宗制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乾德中歷六年方一講開寶四年

南郊之後更五歲因平江南祭天地於洛京仲告謝之敬而已太宗自雍熙以來五年乃親耕又六年至淳化六年再行郊禮之禮是十年而一郊也太宗二十三年五講郊禮真宗率三年而一行仁宗明道元年恭謝天地於天安殿又謁太廟明年又親耕最為煩數自是三歲一郊遂為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熏籠事 注見卷四 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

官制為藝祖時官制 元圻案周益公蘇文定遺言後序曰劉忠定公於本朝故事洞達該貫無毫釐差而馬永

卿錄造熏籠語猶以元豐後官制為太祖時官制 書錄解題儒家類元城語錄三卷右朝散郎維揚馬永卿大年撰永卿初任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劉安世器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呂正獻公書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本後漢張霸戒子之語案正獻呂公著之諡宋史有傳其事見呂氏家塾記呂居仁雜錄曰少

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誠元圻案書錄解題儒家類師友

雜志一卷雜說一卷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後漢書張霸傳霸字伯饒成都人鄉人號為張曾子遺勅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敬畏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為受之三國志魏李通傳通子繇注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元胄為家誠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呂氏童蒙訓亦呂本中著共三卷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

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

取諸人以為善之意何云自警編之名本此○案呂氏語在童蒙訓下卷朱文公亦

云籍溪胡先生全云胡原仲憲文定仲子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

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

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為法元圻

案周益公籍溪胡先生墓表曰先生名憲字原仲崇安人紹興庚辰與余同為秘書省正字原仲自言少從其叔父文定公傳論語學以為入道之要胡文定三子寅宏寧籍溪其姪也謝山以為文定子偶誤記耳

周元公濂溪先生生於道州二程子生於明道仁宗十年壬申改元元二

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何云若是則孔子不當生於闕里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

慶元閩按寧宗初即位乙卯改元之黨黃勉齋名餘朱子弟子謂本非黨者甚

多羣小欲擠之借此以為名耳元圻案宋費衮梁溪漫志三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理嘗

對劉元城之說張天覺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為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王明清揮麈後錄蔡元長使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刊之於石名之云元祐黨人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闢元祐之政者亦贊別名洪景廬疏云龍敦頤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邪等人多表表立名節

經宗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生施為漫不可考訪求關遺遂成
列傳譜述一百卷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而書於編者三百五其不可得
而詳者四人而已與劉元城之說不同真西山跋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
家乘曰慶元初眾賢盈庭人稱爲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鵠弁乃欲祖章蔡
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四庫全書目錄史部傳記類慶元
黨禁一卷滄洲樵叟撰序稱淳祐乙巳則作於理宗十八年也考黨禁起於
寧宗慶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是書之作蓋距弛禁時又四十四
年矣書中所錄偽黨共五十九人如楊萬里嘗以黨禁罷官而顧未入籍薛
叔似晚歲改節依附權奸皇甫斌狼瑊梯榮僨軍辱國從胄既敗之後復列
名韓黨與張巖許及之諸人並遭貶謫其姓名亦並見此書豈非趨附者繁
梟鷲並集之一證哉

歐陽公爲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
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春陵志乃周
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
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爲征君
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

之名字集亦缺焉二人皆居真之揚子當求郡志

而補之原注二表皆載於文鑑○元所案周益公平園續彙彰孝子千里
墓表曰子開仁宗朝有太常博士周君居父母喪倚廬三年不飲

酒食肉言必戚哭必哀○陽公論古今喪禮之廢推爲篤行君子而京浙
闕蜀所刻公集槩書曰名公字公豈公表於金石垂勸來世之意耶子歎息
于斯及考誌文知其爲天聖進士又考其宦游多在湖廣而墓在道州之永
明竊意爲道之賢者也亟求春陵志視之本郡果有周堯卿字子俞行義與
公所書合於是刻之定本使其名字昭昭於無窮王荆公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二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鑿徐君寓於筮故多
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諱某字某事其母至孝於鄉里
恂恂恭謹樂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東都事略
常博士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氏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其
於昆弟尤篤友愛書錄解題地理類春陵圖志十卷教授臨江章穎茂憲
撰文別史類東都事略一百五十卷眉山王侂胄平撰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
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
大爲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

殿名為舞名禮官之失也

集證玉海一百七建隆九年五月判太常黃儼上新定太廟室舞曲名及

登歌辭自傳至宣凡西舞四曲傳曰大善順曰大寧翼曰大順宣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為名太祖大定太宗大盛眞宗大明仁宗大仁英宗大英神宗大神哲宗大成中興饗廟樂舞太祖酌獻皇武太宗大定眞宗熙文仁宗美成英宗治隆神宗大明哲宗重光徽宗承元欽宗端慶自皇武至端慶皆原廟殿名以為舞名非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

仁恭遺虜虜不肯割

案今本長編缺

按五代史劉仁恭

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

時攻陷營平二州

原注唐無灤州武經總要石晉割賂燕薊易定帥王都驅其民入契丹因以烏灤河為名以居

之案賈耽說西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訥傳帥至灤河全云胡身之通鑑註中較此為詳近時顧氏曰知錄本之武經總要最謬石晉時安得尚有王都○元圻案通鑑後晉紀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冊書命石敬瑭為大晉皇帝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胡三省註人皆以不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雁門以北諸州奔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奔陞北

之地不害為魏晉之疆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久矣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二十九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耶律德光又得檀順景薊涿易六郡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為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育

張方平田况

案田况之舉長編載在寶元元年

慶歷錢明逸彥遠皇祐

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

同

王中甫詩先帝親收十五人

案自註云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張宣徽錢純老及余與舍弟

耳注者多誤

閣按仁宗本紀書策制舉人見天聖八年景祐元年寶元元年慶歷二年六年皇祐元年五年嘉祐二年四年

六年與此亦不甚合惟玉海科舉所載合又云父子則錢易明逸彥遠兄弟則二蘇二錢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皇親擢十五人蓋錢易在前故○元圻案長編一百九仁宗天聖九年七月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何泳茂才異等富弼泳弼所對策並入第四等以泳為祠部員

外郎同判永興軍賜五品服賜為將作監丞知長水縣自註云泳邑里據登
 科記當考又一百十四景祐元年六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
 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張方平育策不及三
 千字特擢之以育為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湖州紳為祠部員外郎通判
 洪州方平為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一百二十二寶元元年七月策試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田况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邵况况所對策
 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充與宰相張士遜聯姻報罷况遷太常丞方平著作
 佐郎通判江寧府及睦州况信都人立丹陽人也又一百三十七慶曆二年
 八月策試才識兼茂明體達用科殿中丞錢明逸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次
 以為太常博士通判廬州明逸易子也又一百五十九慶曆六年七月策試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遠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
 知潤州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
 家而已又一百六十七皇祐元年八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
 吳奎奎所對策入第四等以奎為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海人又一百八十
 六嘉祐二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秘書丞王彰材識兼茂明於
 體用明州觀察推官夏鼎彰所對策不入等詔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越州
 人也自註置越州人據登科記又一百九十嘉祐四年八月策試應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舜俞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
 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而入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判官藻
 試校書郎無為軍判官輔之亦入等御史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舜俞烏程人
 藻鏐五世孫也又一百九十四嘉祐六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滬池縣主簿蘇轍軾策三等介四等轍四

等次以試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為秘書丞知靜海縣職為商
 州軍事推官介衢州人也 石林燕語五仁宗初復制科立等其嚴惟吳春
 卿蘇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
 江人頌之父吳育字春卿建安人充之兄諡正肅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舉
 茂材異等又中賢良方正田况字元均冀州信都人錢明逸字子飛謚修懿
 彥遠字子高吳奎字長文諡文肅陳舜俞字令舉自號白牛居士錢藻字醇
 老明逸從子宋史俱有傳舜俞附張問傳藻附明逸傳 長編一百九十四
 嘉祐六年七月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
 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据其事而廢之 施宿蘇東坡王中甫挽詩注王中甫
 名介三衢人官止祠部郎中

乾道 閩按孝宗在位三年乙酉改元 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

物細故烝民咸乂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草

也朱文公與陳正獻 全云名後卿 書曰卑辭厚禮乞憐於

仇讐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

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於祖宗陵廟

之讐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 何云但失辭耳錯引典故不至見絕也○元折

案漢書匈奴傳孝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曰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以離兄弟之驩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 洪道初名造後更名景伯鄱陽人皓長子相孝宗諡文惠著盤洲集宋史有傳 朱子書見文集二十四

孝皇獨運萬機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

之說大事記呂成公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

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名君臣論文潞公鼂錯論

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全

文鑑所以可貴在此○元圻案朱子中庸或問曰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如置之大臣之位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益深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不可勝言者矣呂成公大事記曰周赧王五年客卿謂秦武王曰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則從臣不事大臣矣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事近臣矣解題曰大臣從臣之名始見於此所謂大臣者張儀甘茂也所謂從臣者公孫郝也韓客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也公不如公孫郝然則當時所謂從臣者愛習而侍從者也文武成康之際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列之于六官之屬曷嘗有內外之閒哉秦乃用其愛習為人主私人其權至與大臣相抗古無是也遇

昏弱之主則大臣從臣表裏締結合為欺罔遇英武之主如秦武之流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雖自以為得駕馭之術不知體統舛雜中外痞隔致亂之道也徐鼎臣君臣論曰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况不禮之哉文潞公鼂錯論曰臣讀漢史鼂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不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蘇明允任相論曰任相之道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秦觀石慶論曰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醉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書錄解題總集類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呂祖謙編孝廟賜名文鑑朱晦庵晚歲嘗語學者曰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首必取一大文字作歷卷加賦取五鳳樓之類其所載奏議亦繫一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中非選擇比也朱子淳熙八年召對摺子云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恐陛下未及施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孝宗之失朱子嘗顯規之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

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理宗召德秀擢禮部侍郎

直學士院上第二疏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

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淳熙十五年戊午朱子以直寶文閣奉祠去十二月投匭進封

事見本集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

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

用之元圻案周益公思陵錄上太上廟號眾以高宗為允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欲用爾參欲稱光宗止曰無謂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

寧考之寧禮官再乞用高字上顧予如何予曰以高大為義則高宗亦可上乃令就初議又王相擬太上陵名凡五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思上默永思

淳熙十四年皇太子即光宗也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

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正觀天禧真宗二十年丁巳改元事皆非

所宜

胡文定名安國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

旄徽宗崇寧四年十一月擢童貫經畧安撫制置使大觀二年正月加童貫武康軍節度使仍宣撫宗寧謨當云承

休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乾德六年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為天雄

軍節度使原注致堂原亂賊建承宗之旄亦誤○元圻案宋高宗即位胡文定上疏曰崇寧以來奄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

節旄用李輔國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權用龔澄樞故事而為師傳 胡致堂原亂賊曰悼崇觀之已還兮乃卒踐於往躅班輔國之王爵兮建承宗之旄蠹踵澄樞師傳於前漢兮晞令孜總兵於西蜀本全用文

定疏語故仍其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銓繳還

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

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

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

免為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何云若皆悻悻而去誰與事君南軒東萊必非

苟容者也勉齋亦為後學立此防維耳全云陳叔進名駱又云南軒受孝宗知遇最深自不應以人言遽去東萊則似不必○元圻案周益公省齋文稿胡忠憲神道碑曰公雖與張忠獻善及其子賜金紫則謂不當如勳臣子繳奏之楊誠齋跋澹庵先生繳張欽夫賜章服答詔詩云紫綬當時賜雨人一為乳臭一名臣老韓不要令同傳誰會先生此意真自注云是日欽夫與一吳氏子同賜命獨繳欽夫然則忠簡有深意焉誠齋必有所據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呂成公集皇朝文鑑成孝宗除公直秘閣暨賜御府金帛陳駱時為中書舍人執奏以為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成公遂力辭貼職上不從案宋史呂成公本傳載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成公實辭而不獲也黃勉齋名幹字直卿朱子弟子陳駱台州臨海人官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宋史俱有傳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

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卻

無枉尺直尋之意

何云惟事關君德者不可不爭至於處眾和而不同可也全云此以二公學術言之謂呂學深穩而稍不同陸學則自成其是也觀鵝湖之會可見何說謬○元圻案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學者稱象山先生謚文安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

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於祥符五年以奉

聖祖其為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

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元圻案繼大昌演繁露續集一謂道二年奉安莊獻明肅

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莊懿太后於景靈宮廣孝殿然則莊獻不入景靈耶長編七十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先是詔丁謂等于京城擇地建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天少監王熙元言按天文志太微宮南有天廟星乃帝王祖廟也宜就大內之內地乃得錫慶院吉地即令謂等與內侍鄧守恩修建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又三百三十神宗元豐五年十月乙丑詔景靈宮奉真廣孝孝嚴英德殿慈孝寺崇真彰德殿普安禪院隆福殿御容十月丁丑告遷入內奉先資福禪院慶基殿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啓聖院永隆殿崇先觀永崇殿普安禪院重徽殿御容十一月壬子告遷入內又三百三十一元豐五年十一月癸未上朝享景靈宮先是祖宗神御殿分建於諸寺觀上以為未足以稱嚴奉之義乃酌原廟之制即景靈宮建十一殿每歲孟月朝享以盡時王之禮玉海卷一百郊祀祠宮門元豐五年詔有司度宮之東而建六殿為原廟奉祖宗像設又為別殿五於其北以奉母后宣祖曰天原藝祖曰皇武太宗曰大定真宗曰熙文仁宗曰美成英宗曰治隆昭憲后曰太始孝明后曰儷極懿德明德元德后輝德章穆章獻章懿后曰衍慶

慈聖后曰繼仁 莊獻明肅真宗后姓劉氏莊懿仁宗生母姓李氏仁宗追尊為皇太后

攻魏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宗

至樞筦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

論事為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為銘見龜山集三十七合為一

人非也全云曹子方海陵人東坡有送之赴閩漕詩其為樞筦者則與龜山同里又淮海樓記考國

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

謂少游為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

階非歷此官也元圻案樓大防攻魏集跋曹子方書云祐陵盛時曹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焉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為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履負擔而至即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憤然欲加粹辱子奮曰我父得罪朝廷爾曹敢無禮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召還寢至樞筦又聞人也宜乎遊了翁之門

楊龜山曹公墓銘曰曹輔字載德南劍州沙縣人元符三年中進士第靖康圍城中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初卒東坡有送曹輔赴閩漕詩註輔字子

方海陵人元豐間為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後提點廣西刑獄先生在惠數年數有往來書帖元祐黨禍諸賢多在巡內子方周恤備至士論與之

山谷集有送曹子方福建路運判詩宋史曹輔傳輔南劍州人自政和後蔡京導帝微行外置行幸局民間猶未知以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言自是傳聞四方輔知言必獲罪義不可止召子紳付以家事乃上疏編

管郴州靖康改元歷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攻魏集定海縣淮海樓記曰問樓何以名曰秦少游初筦之地也退而效之國史傳云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於文集則絕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耳目所不接不可得而攷矣宋史職官志一崇寧初以議者有請自承直至將仕郎凡換選人七階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引疏義頗有增損天聖仁宗即位初元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為音義何云宋初士大夫雷意實事○元圻案高承事物紀原唐宣宗時疏三十卷長孫无忌奉詔撰書錄解題法令類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更三國六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本朝天聖中孫奭等始撰音義自名例至斷獄歷代異名皆著之又刑統三十卷判大理寺燕山竇儀可象詳定初范質既相周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特詔詳定號大周刑統凡二十一卷至是重加詳定建隆四年頒行又慶元勅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丞相京鏗等表上國朝自建隆以來世有編勅每更修定號為新書

其有續降指揮謂之後勅以待他時修入云釋文瑩玉壺清話范質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雷神刑典深軫無告周世宗命公與臺官劇可久知雜張湜詳修刑定五年書成日日刑統

江休復嘉祐雜志駕頭初卽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

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

繡帕內臣馬上捧之原注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內侍墮馬駕頭壞

篋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全云江休復名鄒幾王原叔名洙

集證江鄰幾雜志三卷晁氏曰皇朝江休復撰休復歐陽永叔之執友其所

紀精博絕人遠甚鄒幾其字也又名嘉祐雜志按今存一卷夢溪筆談正

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員之若車駕出幸則使

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謂之篋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篋皆繡亦

有銷金者卽古之華蓋也○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百九十四仁宗嘉祐六

年太常禮院及整肅禁衛所並言請自今駕出以閣門祇候并內臣各二員

挾駕頭左右次扇篋仍以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先是幸睦親宅內侍抱駕

頭墮馬駕頭壞御史中丞韓絳乞增乘輿出入儀衛之禁事下太常禮院等

處參議而定此制注江休復雜志云韓維問李淑駕頭何物曰百講坐之一

劉敞訪之玉洙云御座傳四世矣乃初卽位所坐老學菴筆記駕頭舊一

老宦者抱繡裹几子於馬上高廟時猶然今乃代以閣門官葉大慶愛日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

其後不可以爲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

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

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乎元圻案石林燕語七梁

倉南郊赦錄朱全忠之後莊肅上疏曰全忠叛臣也何以爲勸仁宗善之擢

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見進用宋王珪華陽集三十七梁

莊肅墓志曰公諱適字仲賢世鄆人景祐中進士及第南郊赦書錄朱全忠

之後公曰全忠畔臣也何足以爲勸仁宗是其言記姓名禁中歐陽公上

杜中丞書曰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修

獨以爲不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

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長編一百十七此二事同載

於景祐二年同時而用舍不同如此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

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
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拜之禮執政辭
遷秩之命蘇軾當撰答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
除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

允詔書臣未敢具草案白居易事唐書本傳不載孟元陽傳憲宗五年入為右羽林統軍蓋諫而不從也東

坡乞允文彥博等辭免拜劄子云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降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免拜批答臣謹按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闕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為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又乞允安燾辭免轉官劄子云臣今准內批安燾辭免右光祿大夫降詔不允臣竊謂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燾位冠西樞委寄至重豈有見人擢用即以介懷今燾力辭正為知義臣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為詞伏望聖慈從其所請宋史周必大傳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為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暉疾速誤入濟必大予宮觀

紹熙閩按光宗初即位庚戌改元中

譙熙載自遙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

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撰辭免不允詔者凡三

嘉定寧宗在位十四年戊辰改元嘉定中師彛全云宋宗室知臨安府辭免蔡

幼學全云字行之止齋弟子以師彛附柄臣故不肯草詔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褒

語臣無辭以草淳祐閩按理宗在位十七年辛丑改元中別之傑之傑字宋才鄞

州人淳祐七年參知政事宋史有傳參知政事尤焞全云號木石先生焞在昭宗延之之孫官禮部尚書不草

答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範起復在昭宗天復二年

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上疏論之

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事故前輩不以

為故實元圻案唐書韓偓傳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陛下誠惜貽範未俟變緩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峩冠廟堂入泣血極

側毀瘠則廢務勒恪則廢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耶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

至而麻不出 葉水心蔡行之墓誌曰公溫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乾道八年進士直學士院時趙師彝知臨安府公當不允詔奏師彝之為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當有褒詔臣無辭以草遂止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 乘 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

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

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何云東坡先生嘗云臺榭如富貴時至即有草木如名節久而後成○元圻案

東都事略六十蔣堂傳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舉進士官禮部侍郎為人脩潔遇事不稍屈延譽後進如不及 宋史盧秉傳秉字仲甫湖州德清人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池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為佳器中進士甲科官龍圖閣直學士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隆待制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

穆脩鄭條輩及有宋 閣本脫宋字 從何本增 先達甚多 何云如王元之 文亦自有古意

所謂先達 甚多也 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案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當時 有議其文太簡者故作論以附

誌文之後云云又曰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文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愛此文所以慰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

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元圻案歐陽公尹洙

墓誌曰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少舉進士及第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穆脩字伯長鄆州人擢進士第初授泰州司理參軍集三卷宋史入文苑傳 朱子名臣言行錄稱洙學古文於脩陳振孫亦云尹洙兄弟從脩學古文范文正尹師魯集序曰五代文體卑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靡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 柳河東集載沈晦後序曰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 書錄解題目錄類中與館閣書目三十六卷 國朝王士正居易錄二十一宋古文始於柳開穆脩鄭條三人柳穆今有集人多知之條蘇州人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第三甲進士咸平三年陳堯咨榜進士為之子也兄修景祐三年王整榜進士及第見始蘇科第表與館閣書目云蜀人不同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

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論胡子書曰孟子論孟施

舍北宮黜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

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元圻案書錄解題儒家類尹和靖語錄四卷馮忠恕祁寬居之呂堅中崇實所錄尹厚彥

明語 朱子答呂成公別紙云養忠厚華澆淳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為主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錄中謂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和靖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理宗十七年辛丑改元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

曰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則生天王家以為大感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閩按高宗初即位丁未改元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案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避敵

上意已決綱謂國之存亡於是焉存吾當以去就爭之疏上畱中遷左僕射汪黃當國紹興趙鼎張浚去而

檜相檜主和議鼎力求去位浚論彗星之變檜怒令臺諫交論浚奉祠居永州檜死其黨迭為相謂

俟高湯隆興閩按孝宗初即位癸未改元至淳熙萬機獨運而大臣充

位呂成公淳熙四年輪對劄子有陛下聖躬獨勞而無羣臣之助之語慶元後政在侂冑嘉定

後政在彌遠端平閩按理宗在位十年甲午改元訖景定更一相則曰

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凝冰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何云見第十三卷遂與西晉同轍哀哉全

黃東發兩朝政要言之最詳○元圻案賈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涉蔭補嘉興司倉曾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赴廷對寢致柄用西晉之亡由賈充賈后之父也故曰與西晉同轍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渠

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元圻案碧雲駮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跡時號草

頭木脚隱寓其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豪視朝士自三司使楊察而下皆受其慢罵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薛會之極胡仲方渠皆史所任也諸人伏闕言事以民謠謂胡薛為草頭古天下苦象其姓也謂虐我生民莫非爾極象其名也 薛極胡渠盡子述趙汝述四人諂附史彌遠當時又謂之四木

朝野雜記載開禧

閣按寧宗在位十一年乙丑改元

貪濁之事詳矣繼其

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

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

全云此魏公鶴山語以譏史相之苞苴也見天

台吳子良木筆雜鈔○元圻案周密癸辛雜誌後集朝野雜記所載韓平原送壽禮物各列之天慶觀廊間觀者為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每有饋遺惟恐外人窺伺肯張皇以眩眾目哉嘗聞有閩師饋師憲三十皮籠肩錫甚嚴其承受人不過齋書函及魚餉小匣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原之事何翅萬萬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饒

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對以見

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

許敬宗賢於竇德元矣

元圻案宋釋文瑩玉壺清話梁丞相適始任詳刑一旦隨判院盧南金進劄子

奏案中有臣僚名次公者仁宗問曰因何名次公判院明法登仕不能即對時梁代對曰臣聞漢黃霸字次公必以霸字而名也由是不十年至台輔沈存中夢溪筆談云景祐中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越次對曰前漢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上頷之宋史梁適傳載其事龐籍傳不載 漢桓寬亦字次公酷吏義縱傳之張次公則名也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宋史本傳不載此事 三國魏杜畿傳注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嚴送生人婦也 唐書姦臣傳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元此謂帝邱何也德元不對敬宗儻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為寒泥所滅后緡方嬖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為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頊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邱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于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邱竇德元威從孫高宗麟德初進左相本傳稱其勤職納已而寡學術

四瀆濟水獨絕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乎又蕭衍篡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

閻按宗室鎮王玆傳德祐元年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更封大國表墓錫謚議者謂迎善氣銷惡運莫先於此陞封鎮王諡昭肅以田萬畝賜其家遣應麟致祭○元圻案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有刊城温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鎮王玆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無嗣以玆為之後賜名均尋賜名貫和太子詢薨酒立為皇子賜名玆封濟國公玆宮壁有輿地圖玆指瓊屋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時沂王猶未有後選宗室希瞿之子昀繼之彌遠獨與鄭清之議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寧宗崩彌遠召昀即位玆封濟王寶慶元年正月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謀立玆事平暹玆繼於州治追奪王爵降封巴陵縣公

紹興建儲欲更名燁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閻按孝宗本紀漏音

字蓋唐昭宗名睦而亟改之景定理宗在位三十六年庚申改元建儲更名乃與

甸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時無言者元圻案周益公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跋曰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儲禮部侍郎

呂廣問語臣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臣謂與唐昭宗睦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丞相取旨別擬定乃用今名宣布而初札不復改矣錢氏大昕養新錄七宋史度宗本名孟啓淳祐十一年賜名改寶祐元年立為皇子改賜名禛景定元年立為皇太子賜字長源若蜀後主太子名禛與度宗名不同厚齋仕於景定朝不當有誤豈宋史轉不足信耶抑厚齋誤記三國志耶理宗咸淳十年七月嘉國公焘即位焘說文作焘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為顯字唐中宗名顯

范正獻公唐鑑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

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為時政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歷欺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耳元圻

案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七年初上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隱惡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上曰朕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 冊府元龜國史部記注類姚瑋則天長壽初為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表請使下所書軍國政要即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撰時政記自瑋始也 宋費袞梁谿漫志唐故事宰相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退歸中書維知印宰臣得書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館名時政記其後議者謂所奏事非一端移數刻之久或但記出已之辭而忘同列之對恐有遺漏乞令宰臣人自為記國初以扈蒙之言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然乞不能成書太平興國未直史館胡旦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周顯德中密院置內廷日歷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廷日歷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時政記奏御自昉始

葛文康勝仲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

事則天下危元圻案宋史文苑七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再知湖州祠歸卒諡文康東都事略一百

六王黼傳黼開封祥符人舉進士宣和二年拜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入官為特進自國朝以來命相未有也遼人李良嗣不得志於其國亡來歸我言遼不可取若結女真其圖之則石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徽宗以問大臣皆以為不可黼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彼之所開憂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

珠武之善經也今置弗取則女真獨強吾不免事之中原地恐非我有也己而童貫伐燕無功厚賂女真得其空城九朝編年備要徽宗宣和九年顯謨閣待制知湖州葛勝仲與王黼聯姻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

此胡致堂先公行狀語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

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此黃勉齋朱子行狀語道義重而爵位輕

所以立言不朽元圻案胡文定公於哲宗紹聖四年丁丑中進士第高宗紹興二年壬子以論朱勝非罷職朱子於高宗

紹興十八年戊辰中進士第寧宗慶元二年以御史沈繼祖誣朱子十罪落職罷祠四年戊午乞致仕宋劉時舉續資治通鑑寧宗廣元六年三月甲子朱熹卒朱子平居倦倦無一志不在於國然謹難進之禮屬易退之節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致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無名氏宋史全文二十八光宗紹興五年閏十月戊寅侍講朱熹以上疏韓侂胄罷朱子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而對賜食者一在朝甫四十六日

邵公濟何云築室犍為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

父平生之言于汝穎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
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
載家使蜀免焉原注大父康節先人伯溫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溫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吁
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為宰相使
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溫公集張夫人終於元

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

元圻案溫公叙清河郡君文曰清河郡
君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尚書致仕存

之女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大登朝封清河縣君及
為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於洛陽東坡溫公神道
碑曰公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
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
九月丙辰朔薨計距張夫人之歿已五年矣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為之時為改過之日

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
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
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
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疎外之心何不因
羣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己之獨嚮其言皆剴切孝
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
之紀焉元圻案書錄解題歌詞類鳳城詞一卷三山黃定泰之撰乾道
壬辰榜首

徐景說彙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
不與天下之公義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為仇每潛
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
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

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

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何云真腐儒○元圻案宋史徐霖傳

祜四年試禮部第一授沅州教授時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顯國霖上疏

歷言其姦深之狀見者吐舌 霖書又云其術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為小

人也恒於善類之中擇其質柔氣弱易以搖奪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

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持名節之心不足以勝其富貴之欲義利之

辨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其後賈似道以權術牢籠有名士

不愛官爵以小利啗之使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皆是術也義門以腐儒目之

過矣 趙汝騰庸齋集有贊徑坂使君講席之盛詩云立天地心鳴道鐸開

生靈眼識師儒其推挹如此徑坂霖別字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歷

後不復寫題寢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

足疑閩按蔣之奇傳英宗時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日報罷則謂慶

第幾問然蔣之奇傳失書問日當謂此○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六六仁

宗慶歷二年賈昌朝請罷舉人試院所寫策題從之聞氏不得見長編故以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此晉謝安

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

一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閩按二當作大東坡止對不可擾

輕重之相權爲召穆公不及陸贄故曰有遺且此乃景王時單穆公非厲王

時召穆公虎也尤誤○元圻案陸宣公論進瓜果人擬官第二狀謹按命秩

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校

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

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

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賞賞輕重互相制故

國不廢權 通鑑齊紀高帝建元元年帝以建康居民錯雜多姦盜欲立符

伍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欲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

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此語晉書謝安傳不載 東坡對策曰

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

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

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口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

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錢貨

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 司馬溫公論制策等第狀曰近蒙差遣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固稔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稔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固為第三等稔為第四等注云狀既上而執政以稔所試進呈欲黜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即蘇轍也固稔蓋當時彌封之號即今科場之紅號也固即東坡之卷然則王氏所云二蘇公乃兼指東坡穎濱耳固氏所云似未詳核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

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

全云沈端憲晦

自厲之言本此 龜山集第三十卷游執中墓誌曰其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意為主以閑邪寡欲為入德之門嘗以晝驗之妻子云云 呂成公維說引此四語謂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最可驗學力 執中名復游定夫先生之族父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

閻按時辛棄疾

亦主戰余謂此即西涯樂府云議和生議戰死生國讐死國恥兩大師竟誰是潘辰評都無一是者也 全云趙忠簡是且戰且和未肯降心者也與史文惠不同文惠以力不足為言是其審量而行又與湯思退不同又云世多咎辛稼軒和開禧之議然開禧未嘗能用稼軒也水心則辭詔矣 何云趙

忠簡亦主和議史直翁持論老成不容以小大概之○元圻案宋史趙鼎傳鼎再相或議其無所設施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必傷元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史浩傳張浚將圖恢復上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歛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孝宗奮志於恢復史公浩以為不先自治安可圖遠與張公浚詰難於天子凡五日浚乃見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浩力請罷歸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相高宗諡忠簡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相高宗孝宗諡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 隆興主和者又有李椿陳敏韓元吉唐文若陳俊卿事詳齊東野語第二卷 朱子垂拱奏摺曰今日論國計者大抵有三曰戰守和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則南渡後圖維之要盡於此矣 開禧主戰者韓侂胄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

呂文靖為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為名相而揚其

父之美史直翁為相非無一善可稱

為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其薦朱陸陳楊葉諸公乾淳大儒一舉盡之矣呂申公所不及○元圻案史稱夷簡為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閩按皇當作宗遺

詔下謂之遺詰蓋避時宰家諱也全云時宰乃史彌遠其會祖八行徵士名詔

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守趙希觀

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

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

玉葉也聞者壯之元圻案宋史蔣重珍傳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官刑部侍郎諡忠文作記事本傳不載此條可補宋史之闕張俊為樞密使其父名密紹興十一年四月甲午得旨以樞使稱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

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

全云陳賈傅伯壽胡紘之徒也終也不知逆順全云雷黃之徒也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

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何云虞伯生題樓攻媿耕織圖

詩序云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蓋兼以勗牧民者不獨延春也全云南渡之初樓璘以耕織圖進攻媿之父也璘官至揚州安撫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

取祕書省圖書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

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

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

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

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

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疏載本傳噫使徽宗

能實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為填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

可畫乎集證唐書崔植傳長慶初穆宗問正觀開元治道植曰元宗即位

戒其後朽暗乃易以山水圖稍怠於勤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 玉海百六十三寶元元年十月改萬春閣為延春閣兩壁畫農家蠶織圖見於紹興五年三月甲午之聖訓 樓鑰耕織圖後序高宗皇帝紹開中興備知民瘼伯父琦時為於潛令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一圖係以五言詩賜對之日遂以進呈玉音嘉獎宣示後宮○元圻案紹興五年三月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請孟庾沈與求曰多雨天氣久寒蠶損甚眾帝曰朕見令禁中養蠶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於延春閣兩壁畫農家蠶織圖甚詳元符開因改山水 宋史陳師錫傳師錫字伯修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儒聲及廷試神宗擢為第三蘇軾薦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退跡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官考功郎中出知穎瀘滑三州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下時號二陳 宋俞允德瑩雪叢說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 宋史張去華傳去華嘗獻所著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穡為急真宗深所嘉賞命寫縑素為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孫奭傳仁宗即位畫無逸圖上之帝命張於講讀閣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

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

而出於武德貞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

於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閩按舊唐書良吏上下四十一

人酷吏上下十八人 集證漢書循吏傳六人文翁在景武時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鄧都在文景時甯成趙禹義縱王温舒尹齊楊僕咸宣田廣明皆出於武帝田延年嚴延年成昭宣時尹賞在成帝時○元圻案漢之張湯杜周史記列之酷吏班書以其子孫貴盛別傳二人亦在武帝時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

思夷狄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

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為二府功欲差

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

下詔罪已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盟戎奈何君相

反以為慶乃止

何云寇公真大臣○元圻案東坡富鄭公神道碑曰公使契丹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尋

遷翰林學士公見上方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宋史倪思傳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官禮部尚書諡文節此事本傳不載

延平先生

全云名侗

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

廉恥為先

元圻案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十一李侗早歲聞道即弃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發動人其語治道

必以明天理云云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宋史道學傳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

王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

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鑿也李鄴以越守降

虜而袖石擊虜偽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集證宋史王時雍蜀人為開封

尹徐秉哲潘人為少尹一切搜括逼遷等事皆吳升莫壽將命而時雍秉哲行之人稱時雍為賣國牙郎因日拜偽為販國吳牙開封府捉事使竇鑿不忍奉行嘆息自縊死唐琦傳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琵琶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誦罵不少屈死趨殺之○元圻案宋史梅執禮傳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助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營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

多者為之

原注出荀子修身篇

李誠之

全云東萊弟子

嘗語真希元曰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

元圻案宋史儒林傳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

人聞朱熹名往師之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謫道州聞命不辭家即就道侂胄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真西山蘄州使君正節李侯慕表嘉定十四年女真犯蘄水縣公出兵迎敵前後踰再旬卒不能得之於我不幸授師不至城陷公

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謂禧中某與公爲僚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耳 宋史忠義傳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慶元初釋褐歷知蘄州金人犯淮南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場名褒忠

元祐中李常寧注見本卷對策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

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爲第一景定中有擢

倫魁者理宗景定三年狀元方山京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

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

望而幹畧未優開按出呂祖謙傳所謂視前代有未備者然攷之史策宋與契

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何云張方平所

言於仁宗者見東坡所作墓誌○案東坡張文定誌無此語陳后山談業三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寧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衆

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

骨寒膽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紀不見阻於耿汪

黃三姦則中原可復讐恥可雪采石御敵乃眇然

幅巾緩帶一參贊之功何云虞允文儒豈無益於國哉措

紳不知兵介冑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全云橫渠弟子

有神忠憲南軒弟子有趙方○元圻案東萊先生淳熙四年輪對第二摺子曰國家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有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可望而幹畧未優如元昊之難范仲淹韓琦皆一時選莫能平矜則事功不競可知矣 東都事略張齊賢傳雍熙三年大舉北伐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是時虜騎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監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虜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州來會戰無何問使爲虜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懼美之衆爲虜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有密詔東路之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虜知美之來而未知

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
 三十里列幟然芻遠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州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
 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崇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
 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宋名臣言行錄范仲淹與韓琦協謀也
 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諸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
 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宋史宗澤傳澤字汝霖婺州義烏
 人元祐元年進士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
 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前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
 憤成疾疽發於背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
 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諡忠簡李綱傳綱字伯紀邵武人
 政和二年進士高宗即位綱奏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武
 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上乃
 許幸南陽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上巡幸東南之議綱以去就爭之留中不報
 又賦南仲傳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已上
 不能平因每事異議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為主和議故戰守之備
 皆罷宋劉氏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七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金
 主亮為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
 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詣行在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
 兵時顯忠未至王權所留水軍軍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允文自建康來
 因使人督之敵舟漸近我軍用海鯨船擊之士皆死關敵舟多沈溺遂不能
 濟縱火自焚其舟走瓜州渡宋史劉錡傳允文過鎮江謁錡錡曰朝廷養
 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吾輩愧死矣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

曾不和是以為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

以為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

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元所案真西山

第三劄子云元祐中凜凜向治矣惟羣賢自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紹
 聖之禍宋史曾布傳布字子宣學於兄輩同登第拜右僕射韓忠彥雖居
 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
 至正消釋朋黨明年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明
 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為左承宣與布異罷布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
 鶴山跋任諫議伯雨帖云徽考始初清明登巔眾正凡一時元凶鉅慝如章
 蔡諸人悉從竄徙天下以為小仁宗此徽考初志也曾布與韓師朴並相布
 挾私患失一為趙挺之所誤稍與韓異而鄧洵武愛莫助之圖進孽京由是
 復用布將援京以助已排韓不知京進而布亦斥去矣趙鼎傳張浚在江
 上嘗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
 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蹕
 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
 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為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
 嘗圖和議與檜意不合檜乘間擠鼎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全云二人終不

得為君子○元圻案錢氏大昕曰曾布與蔡京立異故當時有君子之名且其柄國不久宋史列之姦臣似過當矣史彌遠之姦甚於侂冑而反不在姦臣之列何以為信史乎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唐子西內前行為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遠沒早甚而兩人皆以為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書商霖二字以賜之 容齋隨筆十五張天覺為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為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故蒙賢者之名靖康初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實致之彼直姦人之雄爾為諫官首攻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於呂武乞道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諡仲碑毀樓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呂汲公動搖先烈辨呂惠卿蔡確無罪元符末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黨人之二十輩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云 天覺商英之字獨郡新津人宋史有傳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山

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全云宋人多輕去其鄉賢者不免譜牒之學亦至宋而衰○元

所案陳止齋與林宗簡書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唐漢偽官者往往慕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

鄉貫以此得人而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役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窮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備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為一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

夫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乎號有厲以危小人之

復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己有余謂宰

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元祐司

馬公是也何云司馬公非久位夸者死權案賈子語紹興之秦紹定閩按

理宗在位四年戊子改元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為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權

為不可閩按陳恕傳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唯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張方平傳初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

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日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元圻案陳恕子仲言南昌人太宗深器重之題殿柱曰真鹽鐵

王仲山以撫州降冲薨以袁州降禹玉全云元豐故相王珪字之子

也綦叔厚全云綦北海崇禮行責詞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

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為國守者蓋某卿真卿

二賢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虧失浸

預使令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

臨川先降宜春繼屈案撫州三國吳曰臨川袁州漢曰宜春魯衛之政若

循一途雖爾無恥不媿當時之公議顧亦何施面

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原注秦檜仲山之婿○元圻案王明清揮塵餘錄云王仲薨字豐父岐公暮子建炎初知袁州虜人寇江西坐失守削籍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婿也豐父以啓懇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

蘇青瑄舊物尚有意於陶器會之為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放行王珪字禹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著北海集四十六卷此詞見集中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閩按為理宗景定四年癸亥襄

陽之事亦起於權場之玉帶閩按唐書王泌為武靈節度使吐蕃欲成烏蘭橋以過師知泌貪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以守之與襄陽事絕類○元圻案朱季三朝政要三理宗景定四年瀘州太守劉整叛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炭團整叛遂獻言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權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權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為請於朝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又度宗咸淳二年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北兵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撤星橋以邊南兵之援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

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兼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

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

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
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爲毒

也

全云嵩之從子環卿上嵩之書諫其不宜繼位亦暴卒奉化應文煒者其人慷慨喜言事與環卿善嵩之疑所上書出其手合吏取文煒榜掠文煒抗辭不屈而止見袁清容集則置毒事無可疑者

實誌之徐景說銘之

元圻案宋史史嵩之傳嵩之字子由彌遠從弟彌忠之子丁父憂起復右丞相時以彌遠

罪惡公論不容不欲嵩之再相於是太學生黃愷伯武學生翁日善京學生劉時舉宗學生與寰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等二百五十餘人皆上書論不當起復不報又徐元杰傳元杰字仁伯上饒人史嵩之起復元杰適輪對言大臣尤當身任道揆扶綱常者也自開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起復之命遂寢又云元杰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經筵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逐四不才臺諫 宋季三朝政要二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彌忠憂詔起復右丞相侍郎徐元杰上書合其終喪上不聽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疏曰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

丙申未有如嵩之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又淳祐五年杜範再入相薨於位劉漢弼以腫疾死徐元杰暴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史嵩之之起復也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未幾暴亡或以爲嵩之毒之而死其妻申省遂將醫官人從厨子置獄令侍御鄭案督之竟不得其情徐霖上書力詆案不能明此獄之寃不報去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史稱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鍾諱文肅範諱清獻趙汝騰字茂實太宗七世孫居福州宋史有傳著庸齋集

自荆舒之學行爲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

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

事其效可觀矣 元圻案王安石封荆國公又封舒王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
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僞作諫疏有明祈五道暗
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
而章厚之黨僞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語其誣

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混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元圻案唐書宦者田令孜傳令孜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不以聞左拾遺侯昌業不勝憤指言豐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通鑑唐紀僖宗廣明元年考異曰續寶運錄云侯昌業上疏其畧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悚息於班列之中願早過於閻浮之世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歲復是陛下壽足之年又曰陛下暫停戲賞救接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攘災云云北夢瑣言曰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銷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東都事略蔡浩傳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舉進士涂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既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為皇后浩上疏諫曰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為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於是天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期陛下皆莫之信矣乞賜開納追停策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哲宗怒除名新州羈管章留中不下時蔡京之徒惡其善己也相與協力擠之乃偽為浩奏有陛下廢孟氏之賢后立劉氏之賤妾又有取他人子而殺其母等語流布中外使天下聞之真謂浩為有罪者宋史鄒浩傳徽宗立召還遷左司諫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熒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謫衡州別駕

鄧志宏 閩按肅沙縣人欽 謂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

納之黷舍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

差 案當時黃裳上書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 旌別人才止付於

魚肉銖兩閒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

者以學宮成壞為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

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為

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 此條皆鄧志宏沙縣重修縣學記文見文集十六〇

原注崇寧學校之事概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此今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何云此歎似道之以利啗三學也〇元圻案宋史蔡京傳京罷科舉後錄曰太學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石之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園中何日不春風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啓其事召對賜進士出身後為右正言著亮直之名有文集號檟欄遺文三十卷周密癸辛雜誌後集曰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郵行之亦末如之何也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

一語及賈遊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晚乎齊東野語十七賈似道欲優學舍以邀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俸京庠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闈入為京尹益增賞格雖末綴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紛然就試時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遠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

大觀徽宗在位七年辛巳改元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

姦臣不學如此集證玉海百十六大觀元年三月十八日甲辰詔士有孝悌睦婣任恤忠和八行貢入太學大司成考驗

取旨釋褐又云書目有制製八行八刑條一卷刊石立之學宮士以其行之多寡視三舍選而犯八刑者不齒能改過又有二行乃聽入學○元圻案大觀八年立八行取士科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

原注臨邛魏鶴

山了翁南海崖菊坡與之莆田陳必義烏徐僑 集證宋史魏了翁字華父史彌遠專國築室於白鶴山下以所開於輔廣李熹者開門教授士爭負笈從之嘉定十七年遷秘書監直學士院卒諡文靖崔與之字正字廣州人紹熙四年進士開禧中授廣西提刑俄授廣西經畧安撫使拜右丞相力辭乃得致仕卒諡清獻陳必字師復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子官至直秘閣必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常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徐僑字榮甫義烏人淳熙進士入為秘書正字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帝見衣履垢敝愀然曰卿可謂清貧○元圻案此真文忠跋陳復齋詩語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於門側上漏旁穿天

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温程子弗問謝

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元圻

案朱子謝上蔡語錄後序曰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事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

呂子約全云大愚先生呂祖儉東萊之弟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

象元圻案明道行狀伊川所作載二程遺書宋史忠義傳呂祖儉以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籍田令遷太府丞以上書訟趙汝愚安置韶州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概之學得

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閩按宋史曩氏上非夷族概作滋閩人香作醬遇於眉甲閩二程子所見則成都治後籬桶郭曩氏獲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元圻案宋史隱逸傳譙定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靖康初呂好問薦定召為崇政殿說書不就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經義考二十一譙氏定易傳佚程迥曰定涪州人嘗受易於羌中郭載載告以見乃謂之象與擬議以成變化之義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定見伊川於涪伊川欲與同修易書後和國許公薦於朝授通直郎

男忠錫孫孝濬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五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攷史

漢河渠攷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謀

用綴軼遺閩按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為一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當然河之患始此恐不待戰國也何云此敘全以賈讓主橫之語為據齊桓塞河之說出自緯書在班固後不足徵信閩子引之以為定王河徙之由未必然也全云緯書固不足信然謂其出班氏後何氏之謬也繼序按周譜所云定王五年乃周之後定王作貞王而合稱貞定王者也使是前之定王則五年當魯宣公之七年春秋書大旱而不書河徙有是理哉○元圻案書正義引春秋

月

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遏八流以自廣公羊疏引尚書中候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漢書溝洫志成帝初賈誼奏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自利王莽時大司空椽王橫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元圻案此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文

陳留郡酸棗縣 原注今屬開封府 集證 秦拔魏置縣 原注

地多酸棗 因以為名 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 全云脫 縣字 界括地志一

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

縣南二十三里 原注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 王尊為東郡

太守請以身填金隄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

德少河患 問按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開朝廷故一部唐書僅載者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

事耳余謂仍有一事蕭傲傳為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傲徒其流遠去樹隄自固人得以安 何云冊府元龜開元十年六月博州黃河隄壞滿澤溢不可禁止令博冀趙三州刺史乘傳分年分理按察使蕭高總其事○元圻案漢書溝洫志賈謏言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

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王尊傳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皆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准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環吏民嘉壯尊之勇節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復決

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郟居河北 原注郟音輪後漢注音俞 問按文當於東南

二字截任作句下流入勃海另讀勃海今天津衛漢地理志所謂至章武入海是也○元圻案史記河渠書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漢書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又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溝洫志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溝洫志又云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郟郟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郟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末必應天是以久不復塞也 案郟非河決之地史持終言不塞之故耳郟居河北四字似無庸并引

東郡頓邱縣 原注今澶州開德府濮陽清豐兩縣 集證濮陽漢洪武初省入開州清豐開州今並屬直隸大名府

勃海郡在勃海之濱 原注今滄棗霸濱諸州 之地 全云原注是正文 水經注禹貢

日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

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竭周移

以上皆水經注第五卷文 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瓠子

河名也 集證今開州城南有瓠子渠 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

鉅野也 集證今屬山東曹州府縣東北有鉅野澤 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郿

縣通典 州郡十德州平原縣注 郿故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 原注大名府夏

津縣本郿縣程氏曰周時河徙碣石至漢又改向頓邱東南流閻按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郿字而給樂者蔡氏所竄穆妄甚矣詳辨見胡肅明禹貢錙指余實助之何本載開云給樂人都不曉余以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磔溪口是也滎陽在今縣西五十里河何嘗徙此大昌亦本非給字而蔡傳妄加王氏誤襲用之耳何云胡渭生日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給樂字而給樂者蔡氏妄竄○元圻案春秋襄二十二年公與晉侯齊侯盟於澶淵杜注在頓邱東南水經注五大河故瀆又東逕郿縣故城東今山東臨清州夏津縣東北自故郿縣城溝洫

志注師古曰磔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涑水又東過磔谿者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元圻案史記河渠書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壁于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漢書武紀元封二年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溝洫志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迺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呂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壁令羣臣從官自將軍目下皆負薪實決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

水經 二十 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 原注注縣北十里為瓠河口亦謂瓠

子堰宣 房 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房宮 集證今山東曹州府濮陽縣東二

何云防房古字通 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鄆城 原注通典秦始

十里舊城集故鄆城也 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 皇二十二年攻

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漢王橫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子河澶州濮陽縣有瓠子口萬里沙在萊州掖縣濟州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鉅野溢東阿今屬鄆州○元圻案在鄆城以南以下十五字是武紀蘇林注文溝洫志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迺作歌曰功無已

時矣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集證曰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之西北有魚山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元圻案此河渠書溝洫志文導俱作道

河渠書禹乃斷二渠以引其河案溝洫志所作北載之

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

勃海原注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臣

贊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二年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全云

此行原注貝邱貝州清陽縣原注熙寧四年省入清河縣集證

是正文原注潔水出東郡東武陽原注省入大名府莘縣澶州朝城縣集

州府朝城縣東南有東至千乘原注青州千乘縣集證今入海

武陽城西南有故潔河原注至千乘原注入海

降水故瀆在冀州南宮縣東南六里大事記一周

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

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閻按春秋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公羊傳

河三日不流穀梁傳梁山崩豈邊河

三日不流又先於威烈王十三年○元圻案史記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

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水經注五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為九

河自此始也同為逆河鄭元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逆受矣又曰大河故瀆

又東逕貝邱故城南即司馬彪郡國志所謂貝中聚也又曰風俗記曰潔水

東北至千乘入海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元圻案此溝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

章武入海原注館陶今屬大名府通與魏州貴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

大名府館陶縣夏津縣有屯氏河南樂縣有大河故瀆集證今山東東昌

府館陶縣西有衛河自直隸元城縣流入即漢時屯氏河舊渠也東魏貴鄉

縣今直隸大名府大名縣東南有屯氏故河元城縣有屯氏故河一名王莽

河明洪武初以清池縣省入滄州今屬直隸天津府州西南有古屯氏河一

名毛河山東臨清州夏津縣北有屯氏枯河南樂縣今屬直隸大名府○元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元
案此溝洫志文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案此師地理志清河郡靈縣

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脩入屯氏河原注靈縣

州博平縣舊音條縣屬德州後屬冀州 集證今山東東昌府博平縣東北
有廢靈縣又東北有故黃河脩春秋時晉條邑漢脩縣隋改為脩縣元屬河
間路今直隸河間府景州○元圻案水經注五大河故瀆又東北逕靈縣南
河水于縣別出為鳴犢河 地理志脩作脩師古音同屬信都國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河

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元圻案成帝紀

決東郡金隄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漂流二州校尉王延世隄塞
輒平其改元為河平溝洫志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
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

平原德棣州集證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西南濟南齊淄州

集證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等縣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集證今山東青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

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

觀水勢元圻案此溝洫志文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好洪範災

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哀帝初遷黃門侍郎駙都尉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曰枯

澤渠西南白南宮縣界入閭本自信都縣以下二十禹貢

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

日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

其一河之經流原注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為二○元圻案

林之奇尚書解七曾氏增曰自徒駭至於鬲津皆是
復名先儒以簡絜為單名固不倫矣爾雅所載但有八名其一不名者河之
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不為異名故分簡絜而為二漢許商曰徒駭是

河本道東出分爲八支審如許商所言則河自徒駭乃分爲八審如曾氏之言則是其一爲經流而其八者皆其支派也然據下文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九者並列支派則其勢均也安得以其一爲經流以其八爲支派哉九河之地在漢平原郡以北許商曰徒駭胡蘇兩津今在成平東光高縣界中唐孔氏云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在高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旣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舖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以徒駭原注寰宇記在滄州簡絮鈎盤在東光之南高縣之北理或然也徒駭清池許商云在成平何云地理志勃海郡成平下注云亭沱河民曰徒駭河○馬頰原注郡案邵氏爾雅正義曰今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漢成平故城○馬頰原注郡德州安德寰宇記在棧州滴河北輿地記卽篤馬河也集證地理今釋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覆舖原注通典在德州安德縣一作釜郭氏音云舖古金字傳卽馬頰河也覆舖州有覆釜河○案舖一作釜郭氏音云舖古金字胡蘇原注寰宇記在滄州饒安臨津無棣三縣許商云在東光集證饒雅正義曰今河間府東光縣有漢東光故城簡絮原注輿地記在臨津集證地理今釋河間光縣有漢東光故城簡絮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絮河二河相去最近○案爾雅郭註云簡水道簡易絮水多約絮是分簡絮爲二也邵氏正義曰史記正義云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今史地理志南皮縣有潔河正鈎盤原注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有德州平昌來輿地記在樂陵集證地理今釋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鈎盤河自平原德平

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案盤爾雅作般陸氏釋文云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鈎折如人股故曰鈎股今案禹貢正義引李巡云鈎盤言河水曲如鈎屈折如盤兩津原注寰宇記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也與陸氏所見本不同兩津通典在饒安許商曰在兩縣輿地記在無棣集證地理今釋德州西南有兩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案邵氏爾雅正義曰詩疏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兩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爾雅之文從此而說也太史馬頰鈎盤文在胡蘇之上則二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絮覆釜文在胡蘇之下則二者在東光之南高縣之北太史原注不知所在○案爾雅郭註云今所也高縣故城在今德州北太史在宋詳邵氏正義曰書疏引李巡云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詩疏引孫叔然云太史者大使徒衆故依名云釋文引或云太史者史官記事之處導河書云太史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末之詳也漢世近古止得其二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案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敘說曰自漢至唐講求九河甚悉漢世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乃說九得其六近古而采獲者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譌誤者班固明以滹沱爲徒駭而不悟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鄭氏以所說馬頰乃以漢世篤馬河當之此類皆其明不可據者也

為齊桓塞其入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
非桓公所為也程氏大禹禹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

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

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

於海

原注篤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州樂史以為馬頰誤矣 閻按九河淪

於海乃王莽時王橫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辯見尚書古文疏證

志之上誣爾雅 三箋盛袖堂百二云九河以下全本蔡九峯書傳原注皆

當作正文 程易田云九河據爾雅之次五日胡蘇居九者之中邢昺疏云

溝洫志許商曰徒駭胡蘇高津蓋舉首中尾之三河以包其六是以下文即

著其地曰今見在成平東光高縣界中然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

之南簡絮鈞盤二河在東光之南居高縣之北胡蘇為九河之中出者無疑

矣其名曰扶蘇者何也言九河分布派流胡蘇然舉其中者象形名之得包

其九也扶蘇曷為其象分布派流之形也胡蘇猶扶蘇七發曰龍門之桐根

扶蘇注引說文扶蘇四布也史記上林賦垂條扶於郭璞曰猶扶蘇也扶蘇

得象分布派流之形也孫炎曰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說義最精然指一河

言而不知其為象九河之形猶皮傳也 閻嘗博覽而證明之周官司戈盾職

云及舍設藩盾注云盾可為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據鄭義扶蘇漢時見有

之物也詩山有扶蘇毛傳云扶蘇扶胥小木也曰小木則非木名可知蓋扶

蘇登韻字蘇胥又雙聲相轉○元圻案水經注五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

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慶陶貝邱高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

並存川瀆多亡 案堰謂沙邱堰 程大昌禹貢論上唐之平滄二郡隔海

而立其側出而在海北者平也其橫海而在海西者滄也以古九州言之平

純為冀滄則中分其地南當為充北當為冀者也九河之播在大陸北大陸

於唐為深州深與滄東西相距則九河入滄當趨北斜行是既以平為鄉矣

斜北之極又有逆河承之乃入於海則逆河之地當距平不遠矣合滄境南

北言之以里數地蓋五百而遙以北五百里海水為九河逆河故地而取其

北傍驪城之碣石以為冀境對東之碣石則正逆河注海之地也逆河當於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

壅塞之文

元圻案此溝洫志文事在哀帝初年賈讓於是陳治河上中下

程子曰河北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

則導之而已

閻按玉海曰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當

諫書六經之用果止於是歟是自夫子既成六經後尚

七

為未試之書也痛心哉斯言 或有以九澤既陂陂亦堤也解者然陂水所鍾處非川也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礪石元圻案見溝洫志

水經四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原注唐慈州吉昌 集西

原注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鴻水大禹疎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元圻案今本水經注四作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澄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矣然淮南子實無此文呂氏春秋開春論愛類篇曰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故厚齋改淮南子為呂氏春秋與抑今本水經注誤作淮南子與厚齋當日蓋必有

南出龍門口原注注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也崩浪千尋懸流萬丈迄於下口慎子曰下龍門非駟馬之

追也潘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至此山巖岸澗豁然奔放聲如萬雷 閩按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

千五百餘里禹輕百姓力竟至此乎真正妄談 不足與辨 何云按如此則自東而西矣 通典絳州龍門縣

原注今屬 河府 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

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通典州 郡七 黃河北去縣二十

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十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

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

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

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

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

門山水經河水又東 過砥柱間注 伊闕礪石見前閩按伊闕並未見前宋地理志補注云熙寧五年廢

伊闕縣為鎮入河南六年改隸伊陽○元圻案水經注四北屈縣即夷吾所奔邑王莽之朕北也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鄭次丁南屈應劭曰有南故加北國語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又河水又南過皮氏縣西注皮氏縣王莽之延平也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延遲皮氏方屈龍門也又十五洛水又東北過

周地也伊水又北入伊關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慙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又曰爾雅曰鱸鮪也出鞏定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又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鑄斷遺功尚存

淇口以東

元圻案溝洫志賈讓奏言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餘里皆走山上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水口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

通典州郡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

淇水口集證今衛輝府淇縣西北有淇水下流入衛河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元圻案此漢書

王莽傳文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集證今山東東昌府恩縣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脩汴渠成元圻案此後漢書明帝紀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原注平今既築隄理渠

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見明郡縣志河南汴渠

在河南府河陰縣原注漢滎陽縣唐屬孟州南二百五

十步亦名蕩蕩渠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

王景脩渠原注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水經注王景

口歷來漢注本皆然不知蔡氏當日何緣讀今作礫遠生出礫地名謂河徙此兩見其書傳虞翻曰立乎學校臣竊恥之全云胡東樵水經注濟水篇欲攻蔡九峯礫之失而自造為北礫谿南礫谿則分一水為二水矣○元圻案後漢書循吏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脩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明年渠成又曰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脩作浚儀渠吳用景焉水法乃不復為害水經注四河水又東過滎陽縣北蕩蕩渠出焉注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蕩蕩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脩汴渠東侵日月彌廣明帝永

平十二年議治坂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渠明年渠成順帝陽嘉中又自沐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渠咸曰金隄靈帝建寧中又增脩石門以過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河水又東逕入激隄北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于石門東積石入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隄又七經文濟水與河合流東至北礫谿南東出過榮陽北顧氏震曰北字後人所加漢書溝洫志顏師古引水經沛水東過礫谿無北字可辨證礫注濟水又東礫石溪水注之顧氏震曰此十字及近刻竝訛作經礫石溪上又加南字胡渭禹貢錐指云上有北礫谿故以此為南礫谿石字衍考下云世謂之礫石澗則石字非衍明矣經言礫谿于榮陽縣下此亦言于榮陽縣下豈有兩榮陽縣乎後人不察前屬經文後屬注文故妄加南北字耳據此則胡東樵南北礫谿之說蓋承水經注俗本之訛非自造也

章帝建初二年罷虜沱石白河

元圻案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三年四月乙巳罷常山虜沱石白河漕注石白河名也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漕水運也 正文疑脫漕字

虜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

過定州入海鄧訓治虜沱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

倉石曰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原注本漢若陘縣今省入安喜縣○案石白河以下十一

宇述章懷注文攷後漢注無昌字唐書地理志定州有唐縣宋史地理志中山府本定州政和三年升為府改賜郡名曰中山縣七有安喜有唐無唐昌亦無并入安喜 **通典**州郡 **嵐州宜芳縣**集證今太原府嵐縣 **卽漢汾陽**之文當更攷

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原注

水經注按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白谷 集證今直隸正定府行唐縣漢南行唐後魏行唐西有磁河○元圻案後漢書鄧訓傳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永平中理虜沱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目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此條疑當入後漕運考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元圻案漢書張騫傳

騫漢中人也崑崙作昆侖

漢武帝以于闐案于闐卽今之和闐在葉爾羌東南多玉石 山出玉因名河所

出曰崑崙博雅卽廣雅 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

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

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見釋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七年注

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原注宋文公曰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能若是之遠通典以下皆州郡四議曰之文今

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

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織皮崑崙析

支渠搜案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水經注三河水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

西戎即敘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

于賜支案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山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漢于賜支禹貢所謂析支者也注河關續漢書河關原注縣屬金城郡今積石軍西可千

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

之西案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鄯道元曰積石

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

非謬原注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離騷遭吾道夫崑崙九歌登崑崙兮四望

閩按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最是唐藝文志有吐蕃黃河錄四卷全云此條乃附見不應置章帝之下靈帝之上○元圻案水經注二涼土

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記所謂崑崙者焉張

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也水經河水其一源出于闐

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

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曰為潛

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顧氏震曰蒲昌海即羅布淖爾在闐展西

南積石山在青海境積石之西五六百里即星宿海今呼鄂敦搭拉朱思本

所謂從地湧出如其井百餘者也鄯道元言河之所潛出于積石宜即指

星宿海邵氏爾雅釋水正義曰河源所出之山唐人謂之紫山新唐書吐蕃傳劉元鼎使吐蕃還記其經見曰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者可

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頂犬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

也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澹緩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廣五

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今西

寧府界西南千四百餘里有大山厥色紫黑是產金銀唐人所謂紫山稱斯

名矣自紫山以西又南迤西連諸山綿亘二千里其卽古崑崙之虛與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元圻案此靈帝紀文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集證今甘肅西寧府○元圻案水經河水又東

過金城允吾縣北注水逕其南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

歷代田制攷

秦廢井田開阡陌 原注周顯王十九年 集證漢地理志秦孝公用商

六國表周顯王之十九年為秦孝公之十二年初改小邑為三十一縣令為田開阡陌

通典州郡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其子孫而

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辯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

溝開千畝澮開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案地官遂人賈疏曰鄭知徑容牛馬之等義如此者此從川上有路差之凡道皆有塗川上之路則容三軌道容二軌塗容一軌軌皆廣八尺其畛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八尺自然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履是以春秋有牽牛蹊蹊即徑也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

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為兩稅唐書食貨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一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自開元以後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而租調法弊壞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

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

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

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

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語見史記本傳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

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

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

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

之煩也大事記解題三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

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

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

實田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程易田云應劭

風俗通之言見於秦本紀索隱所引者作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朱子謂阡陌辨引風俗通之言見於戴侗六書故者亦作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今風俗通及此載朱子之所引者並譌河東為河南蓋不知南東其畝之制而轉寫者妄改之也夫阡陌之名自從遂人百畝千畝百夫千夫生義但畝有南東則阡陌各有縱橫其曰遂洫縱而溝澮橫者乃鄭康成氏以南畝圖之以曉人者非謂天下之田盡遂洫縱而溝澮橫也若東其畝則又遂洫橫而溝澮縱矣胡可以南畝之圖概遂人之制哉畝有東南故應氏具兩說以別之不可以偏廢也至於匠人阡陌則因乎遂人而名之義不繫乎畝與夫之千百而不妨襲其阡陌而阡陌之所謂不可與要惟變所適也余曾作阡陌考圖而詳辨之矣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元圻案漢書食貨志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

任佰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

可足也原注武帝時賈人有市籍者及家屬皆無得名田○案正文是師古註文小註是史記平準書文名田上有籍字胡

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非無以使

民興於廉也元圻案胡致堂讀史管見三董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而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非無異於

秦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程易田云趙過為代田見漢書食貨志一畝二畝歲代處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蓋一夫百畝以疆畝本百畝也今於畝中更為三畝以播種於是一夫三百畝矣畝壟相間三百畝亦三百畝代田者更易播種之名畝播則壟休歲歲易之以畝處壟以壟處畝故曰歲代處也

代易也

師古註文

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

等

原注公羊傳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

左傳晉作爰

田晉語云作轅田轅易也

賈逵註文

漢地理志秦商君制

轅田

原注轅與爰同易也

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

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

耕之自爰其處

案司馬法曰歲受耕之爰自其處

鹽鐵論未通

御史曰古

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先帝哀

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

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

元圻案漢書食貨志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云云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遂寢不行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

之制從此墮壞

元圻案漢書王嘉傳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奏封事云云苑作苑師古曰苑古苑字

字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元圻案此食貨志文志又日後三年莽知民愁

下詔諸食王田得賣買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集證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六月庚午詔

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百官志注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戶口墾田錢穀入出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

困學已聞

卷一

十五

通典食貨曰自秦孝公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

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阡陌既弊又為隱覈隱覈之

法憑乎簿書今本通典作又謂隱覈在簿書既廣必藉眾

功藉眾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

集證不載樹者謂之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集證通典食貨門孝文太和元

三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

量審其徑術令細人獲養生之利家右靡餘地之盈希深納之田是始議均

田九年冬十月丁未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

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身沒則還田諸宰民之官各隨

遠近給公用有差職分田始於此

劉氏恕曰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

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

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

丁口滋眾官無閒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為空文唐

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似指以為井田

之比失之遠矣元所案唐書食貨志曰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

畝集證通典北齊河清三年令男子十八受輸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

六退田免租調職事及百姓請舉田者名為永業田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

人四十畝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土不宜桑者給麻田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眾發使四出

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集證通典食貨門

隋文帝令自諸王

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至百頃少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

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植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開皇九年

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頃每戶二頃餘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

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

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元圻案唐書食貨志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入為口分

元圻案此通鑑唐高祖紀文唐書食貨志曰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勲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

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

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

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

難矣原注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弊法也是以啓兼并之漸○案小註亦林勲語永徽中洛多

豪右占田踰制賈敦頤舉沒三千餘頃賦貧民元圻案

案唐書食貨志曰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人行數千里不齎糧號稱太平高宗承之海內艾安長孫無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又循吏傳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中數歷州刺史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以下皆本傳文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元圻案通鑑唐

紀元宗開元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加檢括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請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州縣希旨務于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元

案唐書食貨志贄疏曰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贄以讒逐事無施行者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

諸州均定田租原注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五年六月帝欲均

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圖編賜諸道十月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註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

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稅戶無客主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何云今之丈量銷圩正方田法也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許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

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

周道止是均平集證張子語載見呂大臨所作行狀○元圻案玉海百七十六嘉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命孫琳林之純

席與言李鳳高等相度均稅又令分往均田五年四月丙戌詔三司置局詳定三司使包拯諫議呂居簡戶部副使吳中復領其事熙寧五年重脩定方田法推行自京都始元豐八年十月丙戌罷之崇寧四年二月十六日尚書省言神宗詔講方田以土色肥磽別田美惡定賦調多寡今以熙寧方田敕可行者為方田法宣和二年六月十六日罷方田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元圻案通鑑後

晉紀高祖天福六年唐王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

歷代漕運考

漢

渭渠元圻案漢書武紀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溝洫志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合三月罷上曰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曰漕大便利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

馮曰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

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閒隔灞澹數大川

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西都賦

後漢班固著通溝大漕潰渭洞河元圻案水經注十九其渠自昆

且漕大以為便今無水又曰左傳閔公二年號公敗犬戎于涇隊服虔曰隊謂涇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涇即船司空所在矣劉仲馮名奉世清江人父敞原父叔父攸貢父同著兩漢刊誤號三劉漢書陳振孫曰漢書自顏監之後舉世宗之未有異其說者至劉氏兄弟始為此書多所辨正發明案其書今已佚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中頗存其說仲馮此條蓋亦刊誤中之一則也

襄斜道故道

元圻案漢書溝洫志曰人有上書欲通襄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襄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襄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襄襄絕水至斜間百餘里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上曰為然拜湯子印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襄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師古注故道屬武都有蠻夷故曰道即今鳳州界也

襄水通沔在興元府褒城縣

原注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沔 斜水通渭

在京兆府武功縣

原注出衙領山北流至鄠入渭

故道今鳳州梁泉縣

元圻案水經注二十七沔水一名沮水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為沔水是互相通稱矣漢水又東合襄水水西北出衙領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襄水又東南歷襄口即襄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襄斜襄水又南逕襄縣故城東襄中縣也木襄國矣○集證明地理志陝西漢中府褒城縣東北有襄谷亦曰商谷自此出連雲棧北抵斜谷之道也南有沔水又城東有襄水亦曰黑龍江下流入渭入沔水鳳翔府郿縣有衙領山襄水出其南流入沔斜水出其北流入渭又西南有斜谷南入漢中有斜谷關

河內

元圻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高祖元年為殷國二年更名 後漢書寇恂傳光武南定河內拜恂河內太守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驅駕轉輸前後不絕

懷衛二州之地

集證今河南懷慶衛輝二府

東冶零陵桂陽嶠道

元圻案後漢書鄭宏傳宏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宏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

東冶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

原注福州桂陽郡臘嶺

沮下辨

元圻案後漢書虞詡傳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先是連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就五致一謂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斫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庸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注沮今興州順政縣下辨今成州同谷縣

沮縣漢屬武都隋為興州順政

原注沔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今沔州 下辨

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為成州同谷

原注續志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輒溢
虞詡使人燒石以水澆之石皆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 闕按新唐書
地理志嚴礪自長舉縣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
成州戍兵醯字尤妙 集證地理今釋沮縣即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東南
至沔縣西南入漢水名曰沮口 成州今甘肅階州成縣

斜谷 元圻案三國志蜀後主傳建興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
畢教民講武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即閣十二
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

郡國志 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

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 原注

武功今鳳翔府郿縣○元圻案杜佑通典食貨門漕運絕漢漕不及河內以
下四事此可以補其略

魏

陳項壽春 元圻案三國志魏鄧艾傳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
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長水不足以盡地利
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

通典州郡 穎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

宛邱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脩廣淮陽百尺二渠

上引河流下通淮潁 原注通典陳州宛邱縣有百尺堰隋志潁川
郡北舞縣有百尺溝郡縣志百尺堰在潁州

汝陰縣西北一百里 集證宛邱今河南陳州府之淮寧縣壽春今江南鳳
陽府之壽州明地理志河南陳州治東有百尺溝即沙水下流也

晉

澧清水楊口 集證晉書杜預傳預都督荊州吳平還鎮脩召信臣遺跡激
用澧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開楊口
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漢地理志上南陽郡 澧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

汝 原注魯陽汝州魯山縣定陵
故城在蔡州鄭城縣西北 清水出酈縣西北南入漢 原注

酈故城在鄆 通典州郡 復州沔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為荆
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

通零桂之漕卽此也
原注零陵桂陽 集證明地理志河南汝州

出堯山流入葉縣界合昆水沙河入汝南陽府南陽縣東有清水一名白

河下流至湖廣襄陽縣界入漢水湖廣沔陽州景陵縣今改天門西北有雲

杜廢縣南有沔水西南有楊水北注沔亦曰楊口亦曰中夏口又為楊林口

○元圻案水經曰滎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注云滎水又東逕魯陽縣

故城南城卽劉累之故邑也有魯山縣居其陽故因名焉案堯山魯山同在

魯陽縣故滎水所出班史以為魯山水經以為堯山水經又曰滎水又東北

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鄆縣東南入于汝注云滎水東逕西不羨亭南

亭背汝水于定陵城北東入汝鄆縣在南不得過水經又曰清水出宏農盧

氏縣支離山注云清水導源東流鄆縣故城北郭仲產曰鄆縣故城在支離

山東南

石門
集證晉書桓温傳温使預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

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

水經注
七 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為滎口石門

集證明地理志河南鄭州河陰縣西有石門渠卽古滎口也亦曰汴口又西

有河口倉唐時置 河陰縣今併入開封府滎澤縣○元圻案水經注七又

曰靈帝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

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

千金塢

永嘉九年脩千金塢於許昌以通運
晉書懷 帝紀文 水經注

六 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塢洛陽記曰千金

塢舊堰穀水魏時更脩積石為塢開溝渠五所謂

之五龍渠渠上立塢 原注塢是都水 水厯塢東注謂之

千金渠 原注許昌許州今潁昌府許田鎮劉曜攻石生千金塢決千金

塢以灌之○元圻案水經注又曰張方入洛破千金塢永嘉初

汝陰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脩之以利漕運公私賴之

隋

蒲陝衛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
集證隋 書食貨

志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詔於蒲陝號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

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

華州置廣通倉轉相漕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四年又詔宇文愷

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

蒲州
原注河 中府 封府

汴州
原注開 封府

黎陽
原注今 濟州

汾州
原注唐 為慈州 晉州 原

平陽京兆府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廣通渠在華州

置廣通倉原注隋紀幸灃州觀漕渠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渭水在萬

年縣北五十里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陰縣東北

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集證河中府今山西蒲州府濬

州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慈州今山西汾州府大興縣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

縣東有灃水又有灃橋華州今屬陝西同州府華陰亦屬同州府潼關在華陰縣東永豐倉亦曰渭口倉○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二華州華陰縣永豐倉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渭河口隋置義寧元年因倉又置監

山陽瀆集證隋書文紀開皇七年四月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

楚州山陽縣原注今淮安州 集證今江蘇淮安府治山陽縣山陽瀆即邗溝也

砥柱集證隋書食貨志開皇三年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

陝州硤石縣原注今省入陝縣有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

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

以禹治河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

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元圻案水經曰河水又東過陝

縣北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過砥柱間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穀城東北大陽城東也 太宗銘辭見唐文粹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邗溝集證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苑引穀洛

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 通鑑曰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

通典州郡七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

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原注河陰後屬

州孟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水以通江淮漕

運兼引汴水即浪洑原注與葦蕩同○案何本葦作葦水經作葦蕩注同元和郡縣志作葦若渠

也原注隋志在後儀縣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

語穀洛鬪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

入于灑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

合於洛水原注山海經澗水西北流注于穀水
通典穀水本澗水經苑中入于洛板渚水經河水

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顧氏震曰此十三字皆注
文原本及近刻俱誤作經注

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原注在孟
州汜水左傳哀公
九年吳城邗溝

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

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原注隋開
邗溝自山

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寶應縣北流入淮
閩按王氏引杜註
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註疏作宋口者非又白楚州寶應縣十字宜衍蓋

上文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江入淮也 集證後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縣

東有開封廢縣汜水今開封府汜水縣東有板渚寶應縣今屬揚州府○元

圻案水經注三十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
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
末口入淮

永濟渠

元圻案元和郡縣志十六貝州永濟縣永濟渠在縣西郭內漢武時
河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貝川冀州而入渤海此渠蓋屯氏古
瀆隋氏修之因名永濟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

原注今省為鎮入臨清
縣 全云隋大業四年

正月詔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通鑑考異曰雜記以為引汾
水者謬也○元圻案隋書煬帝紀亦作沁水通鑑注班志沁水出上黨穀遠

縣羊頭山世靡谷師古曰今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穀遠隋為沁源縣考異
曰永濟渠即今御河未嘗通汾水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

南至海二百五十里全云此征遼之通道也大業八年勅運黎陽
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胡三省曰當在

遼西 集證隋地理志東萊郡舊置光州開皇五年改曰萊州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

原注
鹽倉

含嘉倉太原倉

元圻案唐書食
貨志元宗二十

一年裴耀卿為京兆尹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元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繫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滑以實關中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

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原注三門山見前砥柱地理志河南府河

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倉原注會昌三年屬孟州○案地理志河北道孟

州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析汜水滎澤武陟置隸河南府領河陰倉會昌三年來屬有梁公堰在河汴間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因故渠濬之以便漕運

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栢崖縣尋省有栢崖倉河南道

河清本大基武德二年置隸懷州入年省咸亨四年析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復置并置栢崖縣尋省栢崖先天元年更名會昌三年隸孟州尋還屬後廢咸通三年復置有栢崖倉陝州平陸縣三門西有鹽倉東有集

津倉陝縣有太原倉河南道六典東都曰含嘉倉自

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

陝至京運於水原注楊慎名為含嘉倉出納使何云慎名閣改慎矜非按通鑑慎矜知太府出納慎名知含嘉倉也

劉晏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原注會子固曰宋興承周制置集津

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

底柱之險原注九域志陝州平陸縣三門集津鎮○元圻案唐書楊慎

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擢慎矜監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為含嘉倉出納使又劉晏傳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乃自按行浮淮泗達于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跡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斷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渠盡得其利病然畏為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會子固語見本集政要策漕運條唐書李泌傳必貞元年拜陝魏觀察使必始鑿山開道至三門以便讓漕食貨志必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于三門倉通鑑唐紀德宗貞元二年二月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是月道成○集證河清縣今河南孟津縣河南陝州與山西解州平陸縣接境州西南有故太原倉

澹水望春樓廣運潭集證唐食貨志韋堅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澹並渭

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玉
海一百八十二會要天寶元年三月陝郡太守韋堅引澮水開廣運潭於望
春東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至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名潭曰廣運地理志
作天寶三載

地理志唐志關內道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澮水

西岸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

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澮經廣運潭至

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原注會要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望春樓在

禁苑東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據高明燭

幽隱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二華州華陰縣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

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運永豐倉及三門倉

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水陸轉運使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

五十萬石入關大厯後每歲運米四十萬石唐書姚南仲傳南仲華州下

上津扶風洋川元圻案通鑑唐紀肅宗至德元載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

景仙之功也二載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胡三省註江淮庸調派漢而上洋梁

商州上津縣原注漢長利縣扶風郡鳳翔府原注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治上津道

置洋川郡洋州原注派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至扶風泮水堰廢漕運自江

漢抵梁洋原注梁州與元府集證今湖北鄖陽府鄖縣西有廢長利縣洋州今陝西漢中府洋縣隋梁州唐改為興元府今為漢

中府

泮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泮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州郡七泮口堰

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

梁睿增築漢古堰過河入泮原注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泮州東有梁公堰堰破漕梗發泮

鄭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澗口蔡水元圻案通鑑唐紀德宗建中二年六月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澗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

困學紀聞注 卷之六 三六

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胡三省註兩橋在徐州南界汴水上後置宿州於此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唐書食貨志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據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纒四里則江湖險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絲白沙越東關歷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汴淮之阻滅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

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

陳州而合原注李勉治蔡渠引東南饋通典州郡汴州浚儀縣有蔡水

原注九域志祥符縣有蔡河建隆宋太祖受禪庚申建元元年浚蔡河設斗門二年

導閘水案玉海二十二命右領軍上將軍陳承昭督其役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

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南為閘

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宋太祖九年戊辰改元六年改閘河為惠民

河原注與蔡河一水○案自導閘水以下及注俱見通鑑周世宗顯德六年注李泌曰江淮漕運自

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集證明地理志安徽鳳陽府宿州漢符離縣甬橋在北亦名符離橋懷遠縣東

北有渦口渦水自河南鹿邑縣流入境至縣東入淮故謂之渦口舊圖經琵琶溝形似琵琶故名在開封城南西從中牟界入通濟渠煬帝欲幸江都始鑿此溝○元圻案玉海二十二輿地廣記汴河蓋古荻蕩渠也首受黃河水隋開浚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亦曰通濟渠元豐中導洛通入謂之清汴蔡河蓋古琵琶溝也通鑑唐紀四十三胡三省註宋白曰建中初杜佑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路其南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是秦漢故道自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始開之唐書李勉傳勉字元卿鄭惠王元懿曾孫代宗詔勉節度汴宋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金商運路元圻案通鑑唐紀德宗建中四年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重開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胡三省註萬當作万万俟

復姓也開金商運路轉江淮財賦以至奉天案德宗因涇原兵變幸奉天朱泚進兵圍之

通典州郡金州集證今陝西興安府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

今陝西 商州 去西京三百里

渭橋東渭橋

元圻案通鑑唐紀四十二胡三省註宋白曰武德永徽之後姜行本薛大鼎褚期皆言漕運未能通濟後監察御史王師順請運管絳之粟于河渭之間始置渭橋倉唐書食貨志貞元初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米至東西渭橋倉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

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關內道渭水南去縣

三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本名橫

橋在咸陽縣東南元圻案通鑑唐紀四十五胡三省註宋敏求長安志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

南度以象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為若言也橋之廣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即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敘渭曰水之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為長安之西別有使門橋度渭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不得以中別之也

揚子院淮陰項城潁潑

元圻案玉海百八十一會要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始置淮潁水運以備討淮西諸軍揚子

等諸院米自淮陰汭流至壽州西四十里入潁口又汭流至潁州沈邱界五百里至於陳州項城又汭流五百里入於潑河又三百里輪于堰城得米五十萬石附之以芟一千五百萬束計其功省汭運七萬六千貫舊紀長慶二年八月丁丑轉運使王播進開潁口圖

揚州揚子縣原注今屬真州集廣明僖宗七年庚子改元元年高駢

奏改揚子院為發運使淮陰縣楚州集證今淮安府山陽縣項城

縣陳州今河南陳州項城縣東有潁水西有潑水流入焉潁水出陽城縣今河南府登封縣東

陽乾山東至下蔡今安徽鳳陽府壽州西北有下蔡城入淮潑水唐志地理

陳州潑水縣原注今改商水縣商水出潁州陽城縣

少室山東入潁

後周

汭水壩橋

原注泗上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二年汭水自唐末潰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土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胡三省註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也

漢地理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

水卞縣至方輿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全云沛縣之泗水是也乘氏乃荷氏之誤酈道元已糾之厚齋誤矣○元圻案漢書地理志上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一千一百一十里地理志下魯國下泗水西南至方輿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注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皆為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沿歷徐沭路經涑泗因令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墟有漏澤澤西際阜俗謂之媯亭山阜側有三石穴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里許岡之內際便得泗水之源矣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為二流水經泗水又南過方輿縣東沛水從西來注之注泗水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于睢陵入淮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集證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北有乘氏廢縣安徽泗州府盱眙縣西有睢陵廢縣卞縣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方輿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泗口今江蘇淮安府清河縣

五丈河 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四年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六年命袁彥凌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

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 此通鑑胡三省註文又引薛史曰凌五丈河東流於定陶

建隆二年浚五丈河 原注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鑿渠百餘

以京索河為源禹貢之荷 原注京索二水通城濠入斗門架流於汴東滙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

澤 原注九域志在祥符縣東明縣 集證今開封府蘭陽縣宋東明縣也

蔡水 原注見前○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六年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陳穎之漕胡三省註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九域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

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洧水澗水以通陳穎之漕蓋

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

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穎壽入淮楊

侃皇畿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縈畿帶

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

元圻案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山在陽城縣之東北蓋馬嶺之統目焉水經潁水出山下亦言出潁川陽城山

原武

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六年六月鄭州奏河決原武命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胡三省註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在州北六十里

原武縣屬鄭州 今屬河南懷慶府

元圻案文獻通考國用門載東萊呂氏之言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東南西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於渭亂於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粟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

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眾在關中之粟四十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師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係鄭當時之議都不會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會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眾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

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征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潁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漕運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致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河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知兩處之真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人

轉般倉自真州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姦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收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付因此漕法漸壞惟發運未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漕運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姦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儲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畧如此漕運源流因革利弊備於此矣故附錄於後

兩漢崇儒攷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元圻案漢書高祖紀十二年十一月自淮南還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

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何云故所居堂弟子內七字疑有脫誤全云當云弟子所居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氏冢去城一里冢坐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甃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坐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案此裴駢史記集解所引又云孔子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水經注二十云從征記曰洙

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牆按闕

以正義引伍緝之從征記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

四門各有石闕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夫子

墓坐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

所請全云四字附會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

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

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今本史記道作遺化好禮樂之國

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為博士置弟

子元圻案此漢書武帝紀文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漢藝文志曲臺后倉九篇下註公孫宏曰請因舊

官而興焉其肆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

經博士也漢書儒林傳三輔黃圖五漢太學在長安西北

七里關中記在長安之東杜門之西集證云宋敏求長安志引何武

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

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閻按漢書武帝紀贊曰興太學

邑已有學宮不獨文翁所倡設也但不能皆備耳○元圻案唐書藝文志乙部地理類潘岳關中記一卷漢書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襄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祀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鮑宣傳直下廷尉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嘗此下諸生會者千人吳仁傑兩

漢刊誤補遺五曲臺后倉九篇晉灼西京雜記太學仁傑曰太學與于元朔三年按儒林傳詔太常議子博士弟子太常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員是也先是董仲舒對策願與太學以養天下之士史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故武紀以是列之贊語宣帝以是載于議尊號詔文是太學與于武帝時明甚賈誼曰學者所學之官也韓延壽修治學官注謂庠序之舍文翁修起學官招學官弟子注謂學之官舍然則儒林傳所云興舊官及博士官非太學而何下文郡國縣官有好文學者與計偕故文翁傳云武帝特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烏有天下皆立學而天子之都乃反無太學之理紀于元朔五年書丞相公孫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按太常議本文為博士下有官字紀脫之耳通鑑知其誤故武紀書曰博士官蓋取儒林文足之也且史載何武等習歌詩太學下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執謂西京無太學也哉王尊事師郡文學官此郡文學之官舍如博士官也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豈忘前注耶官當讀作館易官有渝九家作官對作館右官館通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讀問以得失注學官學舍也

宣帝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元圻案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儒林施讐傳詔拜讐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祕書之府施讐傳師古注引○案文選班固兩都賦敘李善注引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祕殿北以閣祕書與師古所引文不同黃圖云蕭

何造其下礮石為渠以導水何云慮所藏入關所得

秦之圖籍全云古人藏圖籍之地必穿池沼蓋亦以五行之運為制火也○元圻案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三十三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原注匡衡梅福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

劉向說上宜興辟靡設庠序原注未作而罷 見禮樂志○元圻案漢書梅福傳成帝久無繼嗣福曰

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湯後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元帝時匡衡議曰為王者存二王後所曰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禮記孔子曰某般人也先師所共傳宜曰孔子世為湯後上曰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

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曰奉湯後綏和元年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成帝紀綏和元年二月封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元圻案此平帝紀文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案外戚恩澤侯表元始二年更為宋公褒成侯在

瑕邱原注今兗州瑕邱縣後漢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諡孔

子為褒成宣尼公事在平紀建武十三年光武紀在十四年四月復封均

子志為褒成侯子損嗣永元和帝元年已丑改元徙封褒亭侯

元圻案孔均本名莽避王莽更名均 文獻通考學校四按西漢時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紹嘉侯奉殷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興襲爵如故

紹嘉之後不知所終褒成之後至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錢氏大昕曰按孔僖碑載元嘉三年司徒雄等奉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勅碑立於永壽二年其陰有褒成侯孔建壽名洪氏隸釋據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及此二碑俱稱褒成以證損未嘗徙封其說當矣攷郡國志無褒成侯國則褒成之封當是亭侯非縣侯史例當書褒成亭侯或舊史偶脫成字苟宗不察誤以為徙封褒亭爾魏文帝黃初二年詔稱褒成之後絕而莫繼可證漢世無改封褒亭之事也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

學中元元年起辟靡元圻案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中元元年

初起明堂靈臺辟靡 東觀漢記一光武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帝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又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為褒成侯 又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靡 桓榮傳建武十九年拜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於前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靡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

詣孔子宅元圻案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靡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靡初行養老禮十五年幸彭城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

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講經 東觀漢紀二明帝永平八年上臨辟靡行養三老五更禮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二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

樂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元圻案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十一月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元和二年三月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

安帝延光三年祠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幸太

學 元圻案後漢書安帝紀延光三年三月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合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呂下帛各有差車駕還京師幸太學

洛陽記 陸機撰 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

講堂長十丈廣三丈 光武紀注引 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

百步 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 漢官儀辟廱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

辟廱從北門入三月九日

案今本光武紀注引漢官儀九日作九月又儒林傳注引漢官儀作

春二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王氏此條及玉海引皆作九日誤也

於中行大射禮

原注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順

帝陽嘉元年二月靈帝熹平六年立臨辟廱

孔子宅在兖州曲阜縣故魯城中

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

孔子宅以下皆明帝紀注文

梅福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請封孔子之世為殷

後書載本傳

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祀孔子 見梁書武帝紀 唐武德二

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 見梁書武帝紀 唐武德二

年始詔國子學立廟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

子廟北宮白虎門於門立觀

元圻案唐書禮樂志五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

七年高祖釋奠焉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貞觀二年左徵射房元龜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夫業以前皆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 後漢書丁鴻傳注白虎門名於門立觀闕以名之

順帝永建六年脩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

五十室元圻案後漢書順帝紀永建六年九月繕起太學儒林傳敘曰順帝感翟醜之言適更修費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子八百五十室賦

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者儒皆補郎舍人

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碑

陽嘉八年立開按陽嘉止四年八當文云建武二十七年

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脩太學用作

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今本水經注有八月字作畢碑南

面刻頌原注熹帝初平四年太學行禮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光初五年幸太學何云光初五年靈帝事開按光和幸太學為靈帝事初平

四年則獻帝也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學門外

元圻案此後漢書靈帝紀文

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

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一丈許

廣四尺開按洪氏隸釋曰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余故以杜詩若縣光和尚骨立光和指石經言下即承以蔡不復

得益明○元圻案熹平四年乙卯至光和六年癸亥凡九年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元圻案三國志魏文帝紀黃初二年詔以議郎

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晉武帝泰始三年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高祖延

興三年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

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

崇聖侯北齊顯祖天保元年封三十一世孫長為恭聖侯周

武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煬帝大業四年改封

紹聖侯唐貞觀十一年封裔孫德倫為褒聖侯

上俱後漢書儒林孔傳傳註文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為文宣公宋

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至和

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諡加後嗣詔封宗愿

孔子曰文聖尼父唐貞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

一年尊為宣父武后

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

諡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諡

亥聖文宣王五年改諡至聖

元圻案宋王楙燕翼貽謀錄四

爵者稱文宣公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為衍聖公蓋

取襲封之義宋史祖無擇傳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直集賢院時

封孔子後為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

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遂以祖諡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

改為衍聖公王明清揮塵前錄曰避聖祖諱易為至聖熙寧中欲加諡至

神元聖帝李邦直以為不可卒從其議

猶覺寮雜記曰國學立孔子廟於

武德二年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始貞觀中以孔子為文宣王顏子為

先師則始於元祐元年通鑑後周紀太祖廣順二年六月帝如曲阜謁孔

子廟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降世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

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置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願淵

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明世宗時禮部議以人以聖人為至聖人以孔子

為至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

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其四配稱

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

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

男忠錫孫校字

